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蕭楓

拾捌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十八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二百四十七卷至第二百六十二卷
唐武宗至唐昭宗(公元 843 - 900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二百四十七卷 唐纪六十三 武宗会昌三年至四年
(843 至 844 年 7 月)..... (6569)
- 第二百四十八卷 唐纪六十四 武宗会昌四年至宣宗大中三年
(844 年闰 7 月至 849 年)..... (6592)
- 第二百四十九卷 唐纪六十五 宣宗大中四年至十三年
(850 至 859 年)..... (6618)
- 第二百五十卷 唐纪六十六 懿宗咸通元年至八年
(860 至 867 年)..... (6645)
- 第二百五十一卷 唐纪六十七 懿宗咸通九年至十年
(868 至 869 年)..... (6670)
- 第二百五十二卷 唐纪六十八 懿宗咸通十一年至僖宗乾符
三年(870 至 876 年)..... (6694)
- 第二百五十三卷 唐纪六十九 僖宗乾符四年至广明元年
(877 至 880 年 10 月)..... (6715)
- 第二百五十四卷 唐纪七十 僖宗广明元年至中和二年
(880 年 11 月至 882 年 4 月)..... (6738)
- 第二百五十五卷 唐纪七十一 僖宗中和二年至四年
(882 年 5 月至 884 年 5 月)..... (6761)
- 第二百五十六卷 唐纪七十二 僖宗中和四年至光启三年
(884 年 6 月至 887 年 3 月)..... (6784)
- 第二百五十七卷 唐纪七十三 僖宗光启三年至文德元年
(887 年 4 月至 888 年)..... (6810)
- 第二百五十八卷 唐纪七十四 昭宗龙纪元年至大顺二年
(889 至 891 年)..... (6835)

-
- 第二百五十九卷 唐纪七十五 昭宗景福元年至乾宁元年
(892至894年)..... (6860)
- 第二百六十卷 唐纪七十六 昭宗乾宁二年至三年
(895至896年)..... (6886)
- 第二百六十一卷 唐纪七十七 昭宗乾宁四年至光化二年
(897至899年)..... (6909)
- 第二百六十二卷 唐纪七十八 昭宗光化三年至天复元年
(900至901年)..... (6927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七卷

唐纪六十三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
会昌三年(癸亥,843)

春,正月,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,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、都知兵马使王逢帅沙陀朱邪赤心部及契苾、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,沔自以大军继之。雄至振武,登城望回鹘之众寡,见毡车数十乘,从者皆衣朱碧,类华人;使谍问之,曰:“公主帐也。”雄使谍告之曰:“公主至此,家也,当求归路!今将出兵击可汗,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,驻车勿动!”雄乃凿城为十余穴,引兵夜出,直攻可汗牙帐,至其帐下,虜乃觉之。可汗大惊,不知所为,弃輜重走,雄追击之;庚子,大破回鹘于杀胡山,可汗被疮,与数百骑遁去,雄迎太和公主以归。斩首万级,降其部落二万余人。丙午,刘沔捷奏至。

李国忠入朝,自以回鹘降将,惧边将猜忌,乞并第思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。

庚戌,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。

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,其溃兵多诣幽州降。

辛未,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献名马二;诏太仆卿赵蕃饮劳之。甲戌,上引对,班在渤海使之上。

上欲令赵蕃就黠戛斯求安西、北庭,李德裕等上言:“安西去京师七千余里,北庭五千余里,借使得之,当复置都护,以唐兵万人戍之。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,馈运从何道得通,此乃用实费以易虚名,非计也。”上乃止。

庚寅，太和公主至京师，改封安定大长公主；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。公主诣光顺门，去盛服，脱簪珥，谢回鹘负恩、和蕃无状之罪。上遣中使慰谕，然后入宫。阳安等六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，各罚俸物及封绢。

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。

三月，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。上命李德裕草《赐黠戛斯可汗书》，谕以：“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，授左屯卫将军、坚昆都督，迄于天宝，朝贡不绝。比为回鹘所隔，回鹘凌虐诸蕃，可汗能复仇雪怨，茂功壮节，近古无俦。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，散投山谷，可汗既与为怨，须尽歼夷；倘留余烬，必生后患。又闻可汗受氏之源，与我同族，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，可汗乃都尉苗裔。以此合族，尊卑可知。今欲册命可汗，特加美号，缘未知可汗之意，且遣谕怀。待赵蕃回日，别命使展礼。”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，每有诏敕，上多命德裕草之。德裕请委翰林学士，上曰：“学士不能尽人

意，须卿自为之。”

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：“维州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在戎虏平川之冲，是汉地入兵之路；初，河、陇并设，唯此独存。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，二十年后，两男长成，窃开垒门，引兵夜入，遂为所陷，号曰无忧城。从此得并力于西边，更无虞于南路。凭陵近甸，盱眙累朝。贞元中，韦皋欲经略河、湟，须此城为始。万旅尽锐，急攻数年，虽擒论莽热而还，城坚卒不可克。

臣初到西蜀，外扬国威，中緝边备。其维州熟臣信令，空壁来归，臣始受其降，南蛮震慑，山西八国，皆愿内属。其吐蕃合水、栖鸡等城，既失险阨，自须抽归，可减八处镇兵，坐收千余里旧地。且维州未降前一年，吐蕃犹围鲁州，岂顾盟约！臣受降之初，指天为誓，面许奏闻，各加酬赏。当时不与臣者，望风疾臣，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，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！累表陈论，乞垂矜舍，答诏严切，竟令执还。体备三木，輿于竹舂，及将就路，冤叫呜呜，将吏对

臣,无不陨涕。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,云既已降彼,何用送来!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,恣行残忍,用固携离;至乃掷其婴孩,承以枪槊。绝忠款之路,快凶虐之情,从古已来,未有此事。虽时更一纪,而运属千年,乞追奖忠魂,各加褒赠。”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。

夏,四月,辛未,李德裕乞退就闲局,上曰:“卿每辞位,使我旬日不得所。今大事皆未就,卿岂得求去!”

初,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,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。及上即位,从谏有马高九尺,献之,上不受。从谏以为士良所为,怒杀其马,由是与朝廷相猜恨。遂招纳亡命,缮完兵械,邻境皆潜为之备。

从谏椎马牧及商旅,岁入钱五万缗,又卖铁、煮盐亦数万缗。大商皆假以牙职,使通好诸道,因为贩易。商人倚从谏势,所至多陵轹将吏,诸道皆恶之。

从谏疾病,谓妻裴氏曰:“吾以忠直事朝廷,而朝廷不明我志,诸道皆不我与。我死,他人主此军,则吾家无炊火矣!”乃与

幕客张谷、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,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。

从谏寻薨,稹秘不发丧。王协为稹谋曰:“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,不出百日,旌节自至。稹又通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,请命其子稹为留后。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指云:“恐从谏疾未平,宜且就东都疗之;俟稍瘳,别有任使。乃遣稹入朝,必厚加官爵。”

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,宰相多以为:“回鹘余烬未灭,边境犹须警备,复讨泽潞,国力不支,请以刘稹权知军事。”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。李德裕独曰:“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。河朔习乱已久,人心难化,是故累朝以来,置之度外。泽潞近处心腹,一军素称忠义,尝破走朱滔,擒卢从史。顷时多用儒臣为帅,如李抱真成立此军,德宗犹不许承袭,使李絳护丧归东都。敬宗不恤国务,宰相又无远略,刘悟之死,因循以授从谏。从谏跋扈难制,累上表迫胁朝廷,今垂死之际,复以兵权擅付竖子。朝廷若又因而授之,则四方诸镇谁不

思效其所为，天子威令不复行矣！”上曰：“卿以何术制之？果可克否？”对曰：“镇所恃者河朔三镇。但得镇、魏不与之同，则镇无能为也。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、何弘敬，以河朔自艰难以来，列圣许其传袭，已成故事，与泽潞不同。今朝廷将加兵泽潞，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。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，委两镇攻之；兼令遍谕将士，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。苟两镇听命，不从旁沮挠官军，则镇必成擒矣！”上喜曰：“吾与德裕同之，保无后悔。”遂决意讨镇，群臣言者不复入矣。

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、魏博节度使何弘敬，其略曰：“泽潞一镇，与卿事体不同，勿为子孙之谋，欲存辅车之势。但能显立功效，自然福及后昆。”丁丑，上临朝，称其语要切，曰：“当如此直告之是也！”又赐张仲武诏，以：“回鹘余烬未灭，塞上多虞，专委卿御侮。”元逵、弘敬得诏，悚息听命。

薛士干入境，俱不问从谏之疾，直为已知其死之意。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，至龙泉驿迎候敕使，请用河朔事体；又见监军

言之，崔士康懦怯，不敢违。于是将吏扶藁出见士众，发丧。士干竟不得入牙门，镇亦不受敕命。

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，自言：“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，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，客军数少，既不能自成一军，事须帖付地主。势羸力弱，心志不一，多致败亡。其时朝廷若使鄂州、寿州、唐州只保境，不用进战，但用陈许、郑滑两道全军，帖以宣、润驾手，令其守隘，即不出一岁，无蔡州矣。今者上党之叛，复与淮西不同。今成德、魏博虽尽节效顺，亦不过围一城，攻一堡，系累稚老而已。若使河阳万人为垒，窒天井之口，高壁深堑，勿与之战。只以忠武、武宁两军，帖以青州五千精甲，宣、润二千弩手，径搏上党，不过数月，必覆其巢穴矣！”时德裕制置泽潞，亦颇采牧言。

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议者皆云刘悟有功，镇未可亟诛，宜全恩礼。请下百官议，以尽人情。”上曰：“悟亦何功，当时迫于救死耳，非素心徇国也。藉使有功，父子为将相二十余年，国家报之

足矣，稹何得复自立！朕以为凡有功当显赏，有罪亦不可苟免也。”德裕曰：“陛下之言，诚得理国之要。”

五月，李德裕言太子宾客、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，不宜寘之东都。戊戌，以宗闵为湖州刺史。

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；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丰关，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；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洺，掠尧山；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，步兵五百益冀氏。辛丑，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，以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，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，与夷行、刘沔、茂元合力攻讨。

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，朝廷必先有吊祭使，次册赠使，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。必不可与节，则剔除一官；俟军中不听出，然后始用兵。故常及半岁，军中得缮完为备。至是，宰相亦欲且遣使开谕，上即命下诏讨之。王元逵受诏之日，出师屯赵州。

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。

癸酉，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、内侍监致仕。其党送归私第，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：“天子不可令闲，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无暇更及他事，然后吾辈可以得志。慎勿使之读书，亲近儒生，彼见前代兴亡，心知忧惧，则吾辈疏斥矣。”其党拜谢而去。

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，世为吐蕃相。婢婢好读书，不乐仕进，国人敬之；年四十余，彝泰赞普强起之，使镇鄯州。婢婢宽厚沈勇，有谋略，训练士卒多精勇。

论恐热虽名义兵，实谋篡国，忌婢婢，恐袭其后，欲先灭之。是月，大举兵击婢婢，旌旗杂畜千里不绝。至镇西，大风震电，天火烧杀裨将十余人，杂畜以百数，恐热恶之，盘桓不进。婢婢谓其下曰：“恐热之来，视我如蝼蚁，以为不足屠也。今遇天灾，犹豫不进，吾不如迎伏以却之，使其志益骄而不为备，然后可图也。”乃遣使以金帛、牛酒犒师，且致书言：“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，阖境之内，孰不向风！苟遣一介，赐之折简，敢不承命！何必远辱士众，亲临下藩！婢婢

资性愚僻，惟嗜读书，先赞普授以藩维，诚为非据，夙夜惭惕，惟求退居。相公若赐以骸骨，听归田里，乃惬平生之素愿也。”恐热得书喜，遍示诸将曰：“婢婢惟把书卷，安知用兵！待吾得国，当位以宰相，坐之于家，亦无所用也。”乃复为书，勤厚答之，引兵归。婢婢闻之，抚髀笑曰：“我国无主，则归大唐，岂能事此犬鼠乎！”

秋，七月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。朝廷以钧在襄阳宽厚有惠政，得众心，故使领昭义以招怀之。

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，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鹘，镇、魏平泽潞。回，太祖之八世孙也。

甲辰，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臣见累日河朔用兵，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。或阴与贼通，借一县一栅据之，自以为功，坐食转输，延引岁时。今请赐诸军诏指，令王元逵取邢州，何弘敬取洺州，王茂元取泽州，李彦佐、刘沔取潞州，毋得取县。”上从之。

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，行甚缓，又请休兵于绛

州，兼请益兵。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彦佐逗遛顾望，殊无讨贼之意，所请皆不可许，宜赐诏切责，令进军翼城。”上从之。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副，俟至军中，令代之。

王元逵奏拔宣务栅，击免山；刘稹遣兵救免山，元逵击败之。诏切责李彦佐、刘沔、王茂元，使速进兵逼贼境，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励之。加元逵同平章事。

八月，乙丑，昭义大将李丕来降。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，欲以疑误官军。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自用兵半年，未有降者，今安问诚之与诈！旦须厚赏以功将来，但不要置之要地耳。”

王元逵前锋入邢州境已逾月，何弘敬未出师，元逵屡有密表，称弘敬怀两端。丁卯，李德裕上言：“忠武累战有功，军声颇振。王宰年力方壮，谋略可称。请赐弘敬诏，以‘河阳、河东皆关山险，未能进军，贼屡出兵焚掠晋、绛。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，直抵磁州，以分贼势。’弘敬必惧，此攻心伐谋之术也。”从之。诏宰悉选步骑精兵自相、魏

趣磁州。

甲戌，薛茂卿破科斗寨，擒河阳大将马继等，焚掠小寨一十七，距怀州才十余里。茂卿以无刘稹之命，故不敢入。时议者鼎沸，以为刘悟有功，不可绝其嗣。又，从谏养精兵十万，粮支十年，如何可取！上亦疑之，以问李德裕，对曰：“小小进退，兵家之常。愿陛下勿听外议，则成功必矣！”上乃谓宰相曰：“为我语朝士：有上疏沮议者，我必于贼境上斩之！”议者乃止。

庚辰，李德裕上言：“河阳兵力寡弱，自科斗店之败，贼势愈炽。王茂元复有疾，人情危怯，欲退保怀州。臣窃见元和以来诸贼，常视官军寡弱之处，并力攻之，一军不支，然后更攻他处。今魏博未与贼战，西军阃险不进，故贼得并兵南下。若河阳退缩，不惟亏沮军声，兼恐震惊洛师。望诏王宰更不之磁州，亟以忠武军应援河阳；不惟扞蔽东都，兼可临制魏博。”

丙午，河阳奏王茂元薨。李德裕奏：“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，不可使兼领河阳，恐其不爱河阳州县，恣为侵

扰。又，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，常以判官摄事，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。不若遂置孟州，其怀州别置刺史。俟昭义平日，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，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，而河阳遂为重镇，东都无复忧矣！”上采其言。戊申，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、怀孟观察使，王宰将行营以扞敌，昕供馈饷而已。

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，即引兵逾乌岭，破五寨，杀获千计。时王宰军万善，刘沔军石会，皆顾望未进。上得雄捷书，喜甚。冬，十月，庚申，临朝，谓宰相曰：“雄真良将！”李德裕因言：“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磨折唱曰：‘石雄七千人至矣！’刘从谏以为妖言，斩之。破潞州者必雄也。”诏赐雄帛为优赏，雄悉置军门，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，余悉分将士，故士卒乐为之致死。

初，刘沔破回鹘，得太和公主，张仲武疾之，由是有隙；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，仲武意终不平。朝廷恐其以私憾败事，辛未，徙沔为义成节度使，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。

十一月，邠宁奏党项入寇。

李德裕奏：“党项愈炽，不可不为区处。闻党项分隶诸镇，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。节度使各利其驼马，不为擒送，以此无由禁戢。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，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。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，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，居于夏州，理其辞讼，庶为得宜。”

忠武军素号精勇，王宰治军严整，昭义人甚惮之。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，意望超迁。或谓刘稹曰：“留后所求者节耳。茂卿太深入，多杀官军，激怒朝廷，此节所以来益迟也。”由是无赏。茂卿愠怼，密与王宰通谋，十二月，丁巳，宰引兵攻天井关，茂卿小战，遽引兵走，宰遂克天井关守之。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，皆退走，宰遂焚大小箕村。茂卿入泽州，密使谍召宰进攻泽州，当为内应；宰疑，不敢进，失期不至，茂卿拊膺顿足而已。稹知之，诱茂卿至潞州，杀之，并其族，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，安全庆守乌岭，李佐尧守雕黄岭，郭僚守石会，康良佺守武乡。僚，谊之侄也。

戊辰，王宰进攻泽州，与刘

公直战，不利，公直乘胜复天井关。甲戌，宰进击公直，大破之；遂围陵川，克之。河东奏克石会关。

洺州刺史李恬，石之从兄也。石至太原，刘稹遣军将贾群诣石，以恬书与石云：“稹愿举族归命相公，奉从諫丧归葬东都。”石囚群，以其书闻。李德裕上言：“今官军四合，捷书日至，贼势穷蹙，故伪输诚款，冀以缓师，稍得自完，复来侵軼。望诏石答恬书云：‘前书未敢闻奏。若郎君诚能悔过，举族面缚，待罪境上，则石当亲往受降，护送归阙。若虚为诚款，先求解兵，次望洗雪，则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。’仍望诏诸道，乘其上下离心，速进兵攻讨，不过旬，朔，必内自生变。”上从之，右拾遗崔碣上疏请受其降，上怒，贬碣邓城令。

初，刘沔破回鹘，留兵三千戍横水栅；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，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。时河东无兵，守仓库者及工匠皆出从军。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，使都将杨弁将之诣逢。壬午，戍卒至太原。先是，军士出征，人给绢二匹。刘

泻之去，竭府库自随，石初至，军用乏，以己绢益之，人才得一匹。时已岁尽，军士求过正旦而行，监军吕义忠累牒趣之。杨弁因众心之怒，又知城中空虚，遂作乱。

四年(甲子、844)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杨弁帅其众剽剽城市，杀都头梁季叶，李石奔汾州。弁据军府，释贾群之囚，使其侄与之俱诣刘稹，约为兄弟。稹大喜。石会关守将杨珍闻太原乱，复以关降于稹。

戊子，吕义忠遣使言状，朝议喟然。或言两地皆应罢兵。王宰又上言：“游弈将得刘稹表，臣近遣人至泽潞，贼有意归附。若许招纳，乞降诏命！”李德裕上言：“宰擅受稹表，遣人入贼中，曾不闻奏，观宰意似欲擅招抚之功。昔韩信破田荣，李靖擒颉利，皆因其请降，潜兵掩袭。止可令王宰失信，岂得损朝廷威命！建立奇功，实在今日，必不可以太原小扰，失此事机。望即遣供奉官至行营，督其进兵，掩其无备，必须刘稹与诸将皆举族面缚，方可受纳。兼遣供奉官至晋绛行营，密谕石雄以王宰若纳

刘稹，则雄无功可纪。雄于垂成之际，须自取奇功，勿失此便。”又为相府与宰书，言：“昔王承宗虽逆命，犹遣弟承恭奉表诣张相祈哀，又遣其子知感、知信入朝，宪宗犹未之许。今刘稹不诣尚书面缚，又不遣血属祈哀，置章表于衢路之间，游弈将不即毁除，实恐非是。况稹与杨弁通奸，逆状如此，而将帅大臣容受其诈，是私惠归于臣下，不赦在于朝廷，事体之间，交恐不可。自今更有章表，宜即所在焚之。惟面缚而来，始可容受。”德裕又上言：“太原人心从来忠顺，止是贫虚，赏犒不足。况千五百人何能为事！必不可姑息宽纵。且用兵未罢，深虑所在动心。顷张延赏为张勑所逐，逃奔汉州，还入成都。望诏李石、义忠还赴太原行营，召旁近之兵讨除乱者。”上皆从之。

是时，李石已至晋州，诏复还太原。辛卯，诏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，以易定千骑、宣武兖海步兵三千讨杨弁。

上遣中使马元实至太原，晓谕乱兵，且覘其强弱。杨弁与之酣饮三日，且赂之。戊申，元实

自太原还，上遣宰相议之，元实于众中大言：“相公须早与之节！”李德裕曰：“何故？”元实曰：“自牙门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，若之何取之？”德裕曰：“李相正以太原无兵，故发横水兵赴榆社。库中之甲尽在行营，弁何能遽致如此之众乎？”元实曰：“太原人强悍，皆可为兵，弁召募所致耳。”德裕曰：“召募须有货财，李相止以欠军士绢一匹，无从可得，故致此乱，弁何从得之？”元实辞屈。德裕曰：“从其有十五里光明甲，必须杀此贼！”因奏称：“杨弁微贼，决不可恕。如国力不及，宁舍刘稹。”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，恐妻孥为所屠灭，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。壬子，克之，生擒杨弁，尽诛乱卒。

壬申，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事固有激发而成功者：陛下命王宰趣磁州，而何弘敬出师；遣客军讨太原，而戍兵先取杨弁。今王宰久不进军，请徙刘沔镇河阳，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，处宰肘腋之下。若宰识朝廷此意，必不敢淹留。若宰进军，沔以重兵在南，声势亦壮。”上曰：

“善！”戊寅，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。

朝廷以回鹘衰微，吐蕃内乱，议复河、湟四镇十八州。乃以给事中刘濬巡边使，使之先备器械糗粮及诃吐蕃守兵众寡。又令天德、振武、河东训卒砺兵，以俟今秋。

上好神仙，道士赵归真得幸，谏官屡以为言。丙子，李德裕亦谏曰：“归真，敬宗朝罪人，不宜亲近！”上曰：“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，涤烦耳。至于政事，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，虽百归真不能惑也。”德裕曰：“小人见势利所在，则奔趣之，如夜蛾之投烛。闻旬日以来，归真之门，车马辐凑。愿陛下深戒之！”

李德裕以州县佐官太冗，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。六月，仲郢奏减一千二百一十四员。仲郢，公绰之子也。

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，于其家得兵仗数千。诏削其官爵，籍没家貲。

秋，七月，辛卯，上与李德裕议以王逵将兵屯翼城，上曰：“闻逵用法太严，有诸？”对曰：“臣亦尝以此诘之，逵言：‘前有白刃，

法不严，其谁肯进！”上曰：“言亦有理，卿更召而戒之！”

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，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。监军请节度使杜惊同选，且欲更择良家美女，教而献之。惊曰：“监军自受敕，惊不敢预闻！”监军再三请之，不从。监军怒，具表其状，上览表默然。左右请并敕节度

使同选，上曰：“敕藩方选倡女入宫，岂圣天子所为！杜惊不徇监军意，得大臣体，真宰相才也。朕甚愧之！”遽敕监军勿复选。甲辰，以惊同平章事，兼度支、盐铁转运使。及惊中谢，上劳之曰：“卿不从监军之言，朕知卿有致君之心。今相卿，如得一魏征矣！”

〔译文〕

唐纪六十三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(中)

会昌三年(癸亥、公元843年)

春,正月,回鹘乌介可汗率领兵马侵犯逼近振武,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、都知兵马使王逢率领沙陀、朱邪、赤心三个部落以及契苾、拓拔的三千骑兵突袭可汗牙帐,沔亲自率大军继续讨伐。石雄到了振武,登上城墙看见回鹘的士兵很少,见到毡车数十辆,侍从都穿着朱碧色的衣服,像似汉人;就派探子前往探问。说:“是公主车帐。”石雄再使探子转告公主说:“公主到此地,可说已经到达家门,应当寻求回家的方法!如今即将出兵攻击可汗,请公主隐藏起来和侍从互相保护,停车在此不要动!”石雄就凿了城墙十余个洞穴,在黑夜中带兵出发,直攻可汗的牙帐,到了帐下,敌人才发现。可汗大惊,不知怎么办,抛弃了辎重物品而逃走,石雄不停地追击他。庚子日(十一日),在杀胡山大破回鹘,可汗身被创伤,和数百骑一同逃跑而去,雄雄迎接太和公

主而归。斩首一万多人,招降的部落有二万多人。丙午日(十七日),刘沔的捷报传到。

李思忠入朝,自以为是回鹘的降将,害怕边将猜疑忌妒,请求和弟弟思贞以及爱弘顺等一并都回到朝廷。

庚戌日(二十一日),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。

乌介可汗投奔黑车子族以求自保,他的溃败士兵多数到了幽州投降。

辛未日(十二日),黠戛斯派遣使者注吾合索贡奉名马两匹;诏命太仆卿赵蕃请他们饮酒作为慰劳。甲戌日(十五日),皇上引见召对,班列在勃海使之上。

皇上想命令赵蕃到黠戛斯求取安西、北庭两地,李德裕等对皇上说:“安西远离京师七千余里,北庭也有五千余里,假使得到了,必当再设置都护,派出唐朝兵力万人戍守。不知

道此种兵卒将从何处追募而遣发，馈运的粮食从那条道才能通行，这是以实在的费用去换取虚名，不是好策略。”于是皇上罢休。

庚寅日，太和公主到了京师，被改封为安定大长公主；诏示宰相率领百官在章敬寺前迎接拜见。公主到了光顺门，脱下盛服，并且摘去头簪珥环，以回鹘辜负恩德，自己和蕃无功而谢罪。皇上派遣中使安慰宣谕，然后入宫。阳安等六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，各被罚俸禄以及封赐的绢帛。

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为弘敬。

三月，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。皇上命李德裕起草黠戛斯可汗书，告谕以“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亲自入朝，授左屯卫将军、坚昆都督，一直到天宝年间，朝拜献物不绝。近来被回鹘所间隔，回鹘欺凌暴虐各蕃，可汗如能复仇雪恨，则丰伟的功德，壮烈的节行，是近古以来无人匹敌的。如今回鹘的残败兵力，不满千人，散布在山谷，可汗既然与它为怨，必须尽速把它歼灭，假如留下残余的火种，必会产生后患。又闻知可汗授受赐氏的源流，原来和我国是同族，国家更是承袭了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，可汗又原本是都尉李陵的远孙，以此种关系来联宗，地位的尊卑显然可知。如今想册命可汗，特别加封美号，都因未知可汗的心意，暂

且表明谕意，等赵蕃回来后，当再命令使者行礼。”从回鹘的到了塞上以及黠戛斯的入贡，每次都有诏敕，而皇上多数让德裕起草。德裕请委命翰林学士，皇上说：“学士不能完全了解我心思，必须你亲自执笔。”

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件说：“维州位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位置在戎敌平定山川的要冲，是汉地进兵的必经之路；当初，河、陇都陷没了，只有此地独存。吐蕃暗中把妇女嫁给此州守门的人，二十年后，等两个男孩已经成长，私开城堡大门，夜间引兵而入，终被敌人所攻陷，号称无忧之城。从此他们能够尽力于西边，不再顾虑到南方，凭借山陵险要又接近畿辅要地，使我国历朝为此忧心晚食。贞元中，韦皋想经营河、湟，必须以此城作为起始，用了万众之兵，精锐尽出，急攻了几年，虽然抓回了论莽热，但城池坚固，却一直不能攻破。

臣子初到西蜀，对外宣扬国威，对内缮缉边防。而维州熟知臣子的信用，空了营壁，全军前来归顺，臣子刚接受他们的投降时，南蛮为之震惊诚服，山西的八个国家，都愿意来归顺内属。至于吐蕃、合水、栖鸡等城，都失去了险阻，自然也必须收刀前来归降，可以减少八处的重镇兵力，坐收千余里的旧地。何况在维州尚未投降的前一年，吐蕃还困围着鲁州，那里会惦记到盟约！臣子在受他